

悔悟

從達蘭薩拉歸來

Dharmasala

肖林◎著

悔 悟

從達蘭薩拉歸來

肖林◎著

悔悟——從達蘭薩拉歸來

作 者：肖 林

責任編輯：張佩兒

美術設計：九 一

出 版：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發 行：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12號百樂門大廈17樓

電 話：(852) 2804 6687

傳 真：(852) 2804 6409

電 郵：info@peacebook.com.hk

網 址：www.peacebook.com.hk

承 印：北京佳信達欣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9月初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238-835-2

PB-499

定 價：港幣7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引子	1
序言 2001 年，一起未遂的自焚案	5
一 年輕僧人加措	11
二 出逃之旅——奔向世外桃源？	32
三 陰暗的邂逅——「西藏獨立事業」	56
四 步入陷阱——「三區聯合會」	68
五 更大的黑幕——「德松勒空」	87
六 生或死——在親情中徘徊	114
七 不歸路的回歸——從被捕到入獄	131
八 「我想談一些想法」——加措的話	144
後記	149

引子

青藏高原，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的美譽讓它身披偉大自然景觀之無限榮光。上千年文明演進和歷史的滌蕩，造就了藏、漢、蒙、回等多個民族在這片土地上悠久燦爛而又獨特誘人的文化。位於亞洲腹地的重要戰略和地理位置，千百年來相對隔絕的環境，又每每讓其籠罩着一層神秘的面紗。隨着近幾十年「西藏熱」的不斷升溫，世界的目光總是因種種原因聚集於這片日漸開放的土地。

政治家們斟酌其重要的戰略價值，人文學者探究其神秘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宗教信仰者尋找靈魂的最終歸宿，旅行者們企圖在這裏實現極致的視覺體驗和自我生理挑戰，幻想

家們則付度能否買上一張 2012 諾亞方舟的船票。

任何有關這片土地的字眼和消息，總是吸引着我的眼球，或為之喜，或為之憂。我的工作，就是力求把每一個我所了解的事件真實地記錄下來，希望能在這片神奇的土地和文明發展的長河中，貢獻出哪怕一點點潔淨的浪花，洗去雅魯藏布江奔騰中泛起的一點塵沙。

2011 年以來，地處青藏高原東隅的四川藏區，連續發生了一系列年輕僧人自焚事件，其中多為正值花季的少年。在我的記憶中，在我一次次在寺廟和僧人中行走採風的過程裏，這個略顯封閉的特殊群體，因為藏傳佛教的洗禮和教育，是內斂的、單純的，也是彌漫着思考和智慧的。自焚，僧人自焚，年輕僧人自焚，年輕僧人連續自焚……我無論如何不能把這個概念在頭腦中合理地架構起來。我感覺，自己必須做點什麼。因為，我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了一個年輕藏族僧人的形象。

多年前，我採訪過他，一個同樣想要「以身殉教」的年輕僧人。他的故事曾讓我懷疑、不解、震驚和深深地同情。那個故事未被更多的人知悉，不僅僅是因為話題過於沉重，而且也被我當時幾乎肯定地認為，那只是個偶然的個案。

在浩大的歷史記敘中，在廣袤的青藏高原上，他原本只

是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浪花，然而在每每熊熊而起的大火中，面對一個個悄悄痛苦掙扎而逝的鮮活生命，在人們搖頭嘆息的疑問中，他需要被我從記憶深處喚醒，走出來，告訴人們他的故事，告訴人們什麼叫做真相。

序言 2001 年，一起未遂的自焚案

2001 年 5 月，新世紀的春意萌動在青藏高原寬厚廣袤的土地上。古城拉薩已歷經千年青春的公主柳又吐出了縷縷青絲。這一年正值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半個世紀前，也是春柳吐芽的季節，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舉世矚目的《十七條協議》。也就是在這個月，媒體披露了一起達賴集團派遣人員自焚未遂的案件。案件的主人公叫加措，根據達賴集團的命令，這個年輕人本來將在 2000 年的夏天，在拉薩大昭寺廣場自焚，他的「助手」土登將在現場拍攝並把錄像帶送交境外媒體進行宣傳炒作。但由於偶然的敗露，二人先後被警方抓獲，自焚事件以失敗告終，加措和土登二人被判刑。

但耐人尋味的是，東窗事發後，策劃這一事件的「西藏流亡政府」立即通過其「政府發言人」在官方網站發表了題為《中國需要對「間諜自焚」一事加以證實》的文章。此篇澄清「真相」的文章今天讀來仍然頗值玩味，原文如下：

中國需要對「間諜自焚」一事加以證實

杜撰事實是中國企圖轉移國際上對西藏不幸的真實現狀關注的一種策略。中國的官方媒體新華社今天報道，他們抓獲了兩名達賴喇嘛所派遣的「間諜」。新華社稱，其中一名西藏人所負的任務是在拉薩進行自焚，而另一人的任務則是將自焚的整個過程拍攝下來。該社還稱，這兩個人分別於去年和今年5月5日被捕。

「西藏中央政府」指出此事完全是杜撰的。神聖的達賴喇嘛所倡引的非暴力主義思想是西藏自由運動的基礎。而派兩個人去西藏進行自焚有悖於藏傳佛教的原則。藏傳佛教認為剝奪生命，尤其是一個人的生命，是完全與其背道而馳的。西藏運動之所以為人所信，正是基於這種原則，而我們於言於行，都絕不會做任何事來對此加以毀棄。

在1998年，一位西藏人在新德里進行自焚以吸引人們對

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的困境予以關注，神聖的達賴喇嘛對此種做法給予了強烈的否定，並要求藏族人今後不得再行此舉。

既然中國政府對此二人提起了此項控訴，那麼中國官方就有責任來證實他們指控內容的真實性。他們應該對這兩個人在不加威逼利誘和在公正、自由的條件下進行複審，以使國際社會能了解到這樁離奇指控的真相。此外，還應允許國際輿論在不加干涉的情況下接近此二人，以使自由媒體能了解此事的全部實情。

但是，使我們感到奇怪的是此「間諜自焚事件」被公開的時間，根據新華社的報道，中國官方稱他們是在去年抓獲其中一人的，可是為何又要等上整整一年才揭露這樣敏感的消息？問題的答案與西藏區內和國際上對於西藏問題目前的背景有關。美國國會對解決西藏問題的一項西藏政策法案正在討論的過程中，而此法案一旦通過，將極大地加強美國政府對西藏難民團體在人權領域的支持力度。與此同時，布殊政府日前任命了一位重要官員擔任西藏事務協調員，而達賴喇嘛則正在一次對美國極為成功的訪問途中，按照日程安排，他將在下周某個時間會晤布殊總統。

我們相信，中國政府揭露敏感的間諜事件是對神聖的達賴喇嘛進行詆毀而發起的攻勢，以此轉移國際上對西藏問題核心

所在的關注。

但是，中國政府此舉的真實意圖更是在於西藏境內，在本月 23 日，中國將要慶祝《十七條協議》簽訂五十周年，這個值得懷疑的協議肯定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論在中國內地和在西藏，這種紀念活動是非常敏感的，因為公眾往往利用此種時機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因此，中國政府此舉的意圖只是其強化彈壓監控政策的一個藉口。

在要求中國政府澄清和證實此事真相的同時，我們要明確地指出，儘管神聖的達賴喇嘛提出非暴力的主張，但是已經有很多西藏人報名要求參加由西藏非政府組織（如「藏青會」等）所發起的絕食至死的行動，而對於此類組織和個人諸如絕食一類的行動，「西藏流亡政府」是無法加以控制的。

達蘭薩拉「西藏中央政府」發言人 土登桑培
（2001 年 5 月 18 日「西藏流亡政府」網站，此文為英文譯稿）

加措真是「西藏流亡政府」及其「安全部」派遣回國的嗎？他是「英勇無畏的獨立鬥士」，還是達賴喇嘛手中的一粒政治棋子？在詭異莫測的陰謀活動中，加措和土登究竟扮演着什麼角色？出於記者的職業敏感，我通過各種途

徑和方式，調查和了解了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在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內，對當時正在服刑的加措和土登進行了多次訪談，終於將此事的內幕了解清楚。

一個平凡的藏族青年，一個普普通通的出家人，原本只想跳出紅塵普度眾生，遠離世俗靜心修佛。為了得到高僧的真傳，為了讓自己的僧位升級，不惜跋山涉水、忍飢受凍，哪知沒有求得真經，反在懵懂之間身陷囹圄。一步走錯，一念之差，竟使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在短短的時間內徹底改變。

是誰製造了這幕人間悲劇？

是什麼摧毀了加措的理想之夢？

究竟是誰在混淆視聽？

在真理與謬誤之間，

相信讀者自有明智判斷。

——謹以此文獻給熱愛西藏、尊重生命的人們。

一 年輕僧人加措

對加措的採訪是在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進行的。監獄位於拉薩市北郊。隨着拉薩市區不斷擴大，這裏漸有被繁華包圍的趨勢。在藏語裏，這座監獄被稱為「扎基作康」。「扎基」是本地的地名。據說在 1959 年西藏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以前，這裏曾經是西藏地方武裝某部司令部所在地。

監獄坐北朝南，大門口有一些零散的民居。走進監獄，眼前是一個整齊乾淨的院落，幾塊綠意盎然的草坪佔據了很大的地方。

監獄方面安排我和我的助手在會客室與加措見面。會客室在監區大門外東側，這是一個面積四五十平方米的大廳，牆上

掛着彩繪和以布達拉宮為題材的大幅唐卡，倚牆擺着彩漆雕花的長椅、茶几，地上鋪着手工編織的地毯，室內的一切無不透露出典型的藏式風格。我對加措的採訪就是在這裏進行的。

第一次見到加措是盛夏的一個下午。「日光城」拉薩的陽光格外明媚，我懷着複雜的心情坐在寬敞明亮的會客廳，眼睛望向窗外如洗的碧空，思想卻不禁走了神，腦海中一次次地勾勒着一個自焚者的形象。以這種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那得需要多麼充足的理由和莫大的勇氣！能夠做這種事的人，豈不是帶着一股戾氣和兇殘？

正想着，落地玻璃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了。一個中等身材的藏族漢子逆着刺目的陽光閃進門來，身後緊跟着兩名神情肅穆的獄警。

當我得知這就是加措時，便主動向他友好地伸出手，而他則明顯地遲疑了一下，隨後侷促地伸出略顯粗糙的手，不太習慣地輕輕和我握了握。我想，這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面對陌生訪客的本能反應。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穿一身藍底白條咔嘰布囚服，頭戴一頂藍色長檐遮陽帽，腳穿一雙解放膠鞋。

坐定之後，我稍稍打量他：精瘦的身材，黝黑的皮膚，加上那一頭淺短的頭髮，顯得既精神又有個性。再看那端正的五官，印堂較寬，眉骨突出，隱藏不住一股憨厚和拘謹。這完全

是一個藏北地區普通牧民嘛！他幾分茫然地看看我，又向監獄長投去徵詢的目光。

「坐下吧。」監獄長拍了拍他的肩頭，用藏語向他介紹了我們的身分和來意。

「你好！關於你的傳聞很多，而且說法不一。我們經過很多努力才獲准來採訪你。你能說漢語麼？」我對他說，並請翻譯講給他聽。

加措有些緊張，目光在我和同去的翻譯之間仍然有幾分茫然地來回遊移着。

「沒關係，我們只是想和你聊聊，別那麼緊張。」翻譯的青海藏區方言似乎觸動了他，加措抬起了頭，看得出熟悉的鄉音使他有幾分意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對翻譯說道：

「是嗎……漢語，我只能聽懂一些，說得不好。你也是青海人呀？」

「聽不出來嗎？咱們可是老鄉。」

「好……好。」加措的語氣明顯緩和了，帶着幾分興奮。

我暗暗慶幸帶來了懂安多藏語¹的翻譯。

1 藏語分為三大方言區，即衛藏、康巴（亦稱「多堆」）、安多（亦稱「多麥」）方言。雖然同為藏語，但在語音語調及遣詞用句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加措說的是青海藏區的安多（多麥）方言。